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杨景林

我的老伴李启英 1935 年出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她的父亲是杭州“豫丰祥”的创始人。这个当年杭州有名的商号，如今是受政府保护的“老字号”。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论”的年代里，“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却让老伴和她的家人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少受家庭的牵连，1955 年在考大学时，她遵从父愿选择了千里之外的山东农学院。

毕业后，老伴先后在济南农校、泰安农校工作，后来下放到泰安县一个公社当技术员。“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人贴出了“大资本家小姐李启英”的大字报，幸亏纯朴的农民对她很好，关心她、保护她，有位女干部还劝慰她说：“启英，出身不能选择，不要太在意……”

一句话就像暖流温暖着那颗痛苦的心，让她终生难忘、终生感激。每当回想起这事，老伴总是说：“在困难的时候，有人能伸出手拉一把，哪怕是一句体贴的话，都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正因如此，老伴对农民、对弱势群体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情弱者、帮助他人成为她做人的基本准则。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伴调到山东农学院图书馆从事图书外文编目工作。她虚心请教，努力钻研，很快便成了图书馆的业务骨干。在图书馆，哪个老师需要书籍资料，她主动帮着找。职工的孩子考学需要参考书，她积极推荐，来了好书会主动告诉他们。

当年的这些孩子中有的出国

二十多年了，每次回来探亲都要来看望我的老伴。在老伴去世后，一对知名的老教授夫妇一定要到我家来表达怀念之情，他们动情地对我说：“像启英这样的热心人不多，她真是有一副菩萨心肠啊。”

老伴的善良和热心是出了名的。与她一个办公室的曲先生 193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识渊博，是图书馆的元老，曾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文革”期间遭受了很多磨难。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孤身一人生活很困难。老伴对曲老先生十分敬重和同情，常去照顾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为老人做顿可口的饭菜送去，还为他找了保姆，使老人度过了一个无忧的晚年。

对别人托付的事，老伴看得比自己的事还要重。我校有位退休老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移居美国，他们夫妻把房屋、工资、户口本以及给子女亲戚汇款等事宜都委托给老伴打理，她一管就是二十多年。还有一位在国外工作的老师，委托老伴给他在农村的母亲按月寄生活费，逢年过节还要给他岳父寄钱，这件事老伴坚持了 15 年，钱寄出后总要打电话问钱收到没有、身体怎样、还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在整理老伴的遗物时，发现她的一个抽屉里放满了一扎扎的工资条，一个本子里贴满了一张张汇款凭据，写满了一行行经过反复核对的收支数字……看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你为别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在老伴看来，能帮别人做事、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好像她就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她对别人，

不仅是求必应，而且不求也会主动去帮助排忧解难。

2009 年 6 月，老伴因结肠癌晚期住院动手术。与她邻床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 18 岁姑娘，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家里很困难，又没有医保，由母亲陪床。老伴对母女二人十分同情和关心，还特意要我和孩子每天早上送饭时给她母女煮上鸡蛋、带上饭。娘俩十分感激，连声说：遇上好人了。

2010 年 3 月，老伴因癌细胞转移再次住院手术。同病房的是近郊的一位 30 多岁的农民小刘。小刘有两个孩子，家里不宽裕，身体很弱。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把家里带来的营养品都给了她。当得知她家这两年种的玉米很多不结棒子时，马上要我咨询农大的玉米专家，并帮小刘买玉米良种。

出院不久，老伴不顾身体虚弱，硬要和我一起去送玉米种。在我极力劝阻下她才答应让小刘到家里拿。小刘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我家，老伴十分高兴，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送给孩子，还把孙女上高中骑过的自行车也送给小刘，说：“让孩子以后上学用。”

老伴住院期间对实习的卫校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孙女一样关心。打针时鼓励她们大胆打，别紧张，多实践，用心学，还亲自写表扬信交到医院，出院后仍与她们保持联系。老伴去世的前两天，家住莱芜的小杨打来电话，说已被市医院录用了。弥留中的老伴听后眼睛一亮，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孝敬父母，父母不容易。”电话里传来哭泣的声音：“奶奶真是个好

我的爱心老伴

逝者档案



姓名:李启英
终年:75 岁
籍贯:浙江省杭州市
生前身份:副研究馆员

人……”

老伴在生活上非常简朴，精打细算，我们的内衣、袜子都是补了又补。而她对公益事业一向积极参与，十分慷慨。每次救灾捐款，她不仅自己捐，还叮嘱孩子们“别忘了，多捐点”。去年 5 月初，老伴由于病情恶化又住进了医院，尽管此时用在治疗上的花费多得让她心疼，但老伴仍不忘“爱心一日捐”，她对我说：“别忘了捐款，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捐款了。”我在整理老伴遗物时发现了从广东顺丰县寄来的三封信，是一个姓张的小学生写的，从信中得知老伴多次为这个

学生捐款。小学生在信中说：“几年来您给我生活上、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帮助，真是点滴如甘露，您给了我希望，给了我理想，给了我未来……”

老伴热心助人，却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总是替别人着想。生病期间，她谢绝了领导和朋友的探视。她说：“老朋友、老同事年纪都大了，见了面会伤感，对谁的身体都不好；领导和年轻人都很忙，不要耽误他们的工作，不要叫他们来。”她甚至不让孩子请假照顾自己，孩子们去医院次数多了她不高兴，说：“好好工作、照顾好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她也不要我老陪在她的床边，凡是她能做的事，决不让别人帮，能下床时，她常常坚持一个人举着吊瓶上厕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如此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和病友交口称赞。

我和老伴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我们共担风雨、共享欢乐，相濡以沫。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多次获国家和省级奖励，1993 年我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并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人民教师”称号。这些荣誉凝结着众多人的心血，我的老伴更功不可没，没有她“公”字当头的胸怀、没有她对家庭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

老伴在病中最依靠的是我，最牵挂的也是我。她在遗言中嘱咐孩子：“要关心照顾好爸爸，他老了，要让他高兴，要依着他，他高兴就好。”听了这些话，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老伴，你操劳一辈子，安息吧。如有来生，我们再续情缘。

在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李国新

欧美国家注重学术，学校和家长更是把学生和子女的毕业典礼视为一项重要的活动举行。早于一周前，就有许多的学生家长来到学校，每天校园里总有学生带领着家长们在游览和参观，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这天晚餐后，女儿特意嘱咐我说：“妈咪不要拿参加典礼仪式不当回事，一定要穿正装，从你们身上要体现出东方大国的风度和气韵来。”

这天一早，全家梳洗一新，驱车前往学校体育场。由于学校很大、占有半个城区，沿途早有警察指挥车辆。女儿穿上了学士服，戴着方帽子，上面还有两条金黄和棕色的穗子垂下来，随身体摇晃着，别有情致。她激动得满脸通红，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看着她高兴的样子，亲属们也从心底感到欣慰。这应是她最美丽的服装了，上面凝结着女儿几年来的奋斗和拼搏，也是汗水和心血的结晶。此情此景，突然让我想起 4 年前，女儿刚来美国，入学后因为不能听懂全部课程，晚上回到家里急得眼泪直流，满嘴起了大火泡。这 4 年多来，她先是乘公交车上学，后来为了节省在路上的时间，暑假又考出了驾照。雨雪天时，开着她姨妈送的老旧车爬山坡，发动机巨大的轰隆声吓得她胆战心惊。几年中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严寒，除在学校打工，还在

银行兼职，几年来坚持勤工助学，每天风雨无阻。回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酸楚，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忙用纸巾拂面，真是甘苦寸心知呀！

体育场座无虚席，学生和家长们分席而坐。美国的大学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沿袭的全是欧洲的传统，先是 2000 多人的教授代表队伍入场，走在最前面的女教授举着金光闪闪的仪仗，后面是男女教授身穿各式各样的本人所毕业学校授予的博士袍与绶带，头戴假发与博士帽，排成方队在行进。如果你看到有二人或多人穿着同样式的学位服，那就表明这些教授们是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各个学院分别打有院旗，而各学院的院长们则走在院旗的前边。这些教师沉稳大气，表情严肃，再加上一头的白发让人顿生敬意。还有两位颇有建树的 90 多岁高龄的老教授坐在轮椅上参加，受到人们鼓掌欢迎。女儿商学院的院长是个高高大大的黑人老头，拥有两个哈佛的博士学位，很受学生尊重，在会议进行中间，全挤着围着和院长拍照留念。

看着想着，已有 30 多位博士生上台了，全是由本校的女校长颁发毕业证书。这些博士大多已经成家，因有妻儿在一边欢呼一边送飞吻，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博士，为此我也拼命鼓掌。1000 多名研究生全体起立，由代表上台来领取证书，5000 多名本科生则是由各学院的院长来颁发证书了。让我意想不到的，当念到某位

学生的名字上台领取证书时，原本庄重的会场，安静的家长席上突然像炸开了锅，一群人站起来拼命地吹口哨吹喇叭、拍巴掌、挥舞鲜花和彩球，原来这是该位学生的亲友团在庆祝。我身边一对美国白人老夫妻也是大学教授，当他们的儿子上台时，我看到他们一下子站了起来，挥手致意，两人眼中都闪着泪花。亲友中还有好多八九十岁的老奶奶老爷爷们来为孙子孙女庆祝，有趣的是老人们全是穿着一新，身上头上还佩戴着鲜花，这可能是一种民族的庆典习惯吧。

毕业典礼仪式后，我们还吃了校方招待来宾的自助餐，主要是点水果饮料一类。很快餐毕，我们便来到校园拍照，这一天对外开放，我们才得以进入各院系的教学楼内参观。平时学校安全监管很严，学生们全是凭加密钥匙卡进出大门，楼内和校园内处处有摄像镜头，学校警员流动巡逻，如晚上到凌晨这段时间，校内的公交车停止工作，还有巡警负责把学生送回公寓，安全保卫工作很是到家。

傍晚时分，我们才回到家中，女儿意犹未尽，还让我在小楼前的草坪上为她拍照。这期间，我看到门前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子里，有人在冲着我们按喇叭，还有人探出身来大声地喊叫。朋友们马上解释说，这是看到你家有毕业生，表示庆贺。这让我更加难忘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那一幕幕。

我是妈妈的导航仪



□夏龙河

很小的时候，常跟着妈妈上山拾草。

妈妈总是带着一条麻袋，找个干净的地方铺好了，把给我带的吃的喝的也都摆在上面，自己就忙活去了。

我吃着东西看小蚂蚁搬家，看蚂蚱锻炼身体，看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就去看妈妈创草。妈妈把青草刨起来，把根上的泥土摔打干净，一排一排整整齐地晾着。太阳已经很高了，刚刚还生机盎然的青草，一会儿就蔫了，软软地趴在地上。

妈妈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还喊我，别乱跑啊，到麻袋上呆着去。

那时候我就想，太阳真讨厌，如果它不晒妈妈多好啊。

日头到了头顶，妈妈带的水喝干了，我的零食也吃光了，在我的一再央求下，妈妈把草装在小推车上，开始往家走了。

回家的路是一条很窄的小路，平常很少有人走。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大片大片的青草。小车上草高高的，妈妈推起来的时候，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

这个时候，我就大有用处了。临来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准备了一根树枝，上面系着一个粉红的塑料袋，我擎着塑料袋雄赳

赳地走在前面，妈妈就看着我的塑料袋走。

我有擎着五星红旗的感觉，那感觉很好。可惜我常常被路边蹦蹦跳跳的蚂蚱吸引得忘了使命，跟着跑到了沟里，妈妈没有意识到危险，也跟着把小车推到了沟里。

妈妈气得骂我，但她总是舍不得打我，她也有办法把小车从沟里弄出来，继续往家走。妈妈说乖啊，不许往沟里走啊，回家我给你烙油饼吃。

油饼可是个天大的诱惑，我就顾不得路边的蚂蚱了。你们蹦你们的吧，我回家吃油饼了。

回家后，妈妈洗了手，就给我烙油饼吃。我吃油饼，妈妈吃咸菜就玉米饼子。我说妈你也吃油饼啊，妈说我不喜欢吃油饼，不如玉米饼子好吃。

前几天，妈妈到城里来小住，我带着她逛街。妈妈的腿脚已经很不灵便了，她紧紧地跟着我，生怕被大街上汹涌的人流冲散了。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我擎着塑料袋给妈妈导航，那时的情景跟现在多像啊，不同的是，那时候的妈妈那么年轻，我长大成人了，她却老了。

我看着惊惶失措的妈妈，心里有些酸楚，也有些幸福。

多想永远是妈妈的导航仪，永远永远。